

俄国·蒙古·中国

下 卷 第一册 [英] 约·弗·巴德利著

商 务 印 书 馆



俄 国 · 蒙 古 · 中 国

下 卷 第一册

〔英〕 约 · 弗 · 巴德利著

吴持哲 吴有刚译

陈良璧校



沙皇阿列克塞·米哈伊洛维奇
(1645—1676年)

本书是有关十七世纪初至沙皇阿列克塞·米哈伊洛维奇逝世，即公元 1602—1676 年期间，俄国、蒙古、中国相互关系的若干记录。

俄国沙皇或其驻西伯利亚的总督，曾多次派遣使节去喀尔木克、蒙古诸汗和王公处，并多次派遣使节到中国皇帝的朝廷。本书主要内容即系这些使节口述或书面的报告。

书内附有历史与地理导论，并刊载地图多幅，反映了十六、七世纪和十八世纪初期对北亚地理知识的扩展。尤其值得指出的是，书内文件多译自莫斯科外交部档案馆所藏的手稿。

全书分上、下两卷，均由约翰·弗·巴德利（《俄国征服高加索》一书的作者）编写。

圣·马丁街麦克米伦有限公司

1919 年·伦敦



“紫貂是一种十分奇异和多产的小兽，除西伯利亚北部外，世界其他地区都不出产……它是既美丽又活泼的一种小动物。它的美随雪而来，又随雪而去。这就是古代希腊人和罗马人称之为‘金羊毛’的那种动物。”

——斯帕法里



下 卷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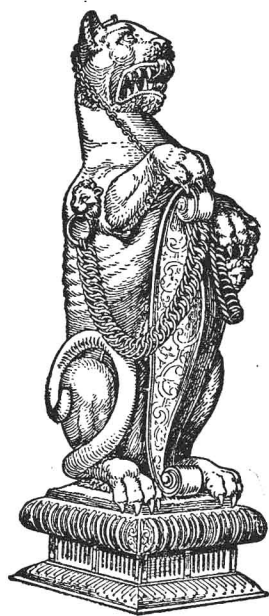
俄国和叶尼塞河, 1602—1619 年(1)*	921 v
附注一: 布哈拉人、塔吉克人等(24)	961
附注二: 俄国人与叶尼塞河沿岸的通古斯人(26)	965
喀尔木克人, 1604—1616 年(30)	973
托米尔科·彼得罗夫出使喀尔木克, 1616 年(37)	984
萨维利耶夫出使喀尔木克, 1617 年(41)	990
丘麦涅茨和彼得罗夫出使阿勒坦汗处, 1616 年(46)	998
附注一: 托平国考(59)	1019
附注二: 赛音库拉青(60)	1021
附注三: 唐古特(61)	1023
附注四: 丘麦涅茨和彼得罗夫所经过的路线(62)	1025
伊希姆王子, 1616—1620 年(63)	1027
佩特林和蒙多夫出使中国, 1618—1619 年(65)	1031
附注: 虚构的 1567 年出使记(86)	1065
沙皇致阿勒坦汗的两封信, 1620 年(87)	1066
吉尔吉斯、喀尔木克和蒙古的边境事务, 1620—1634 年(90)	1070
图哈切夫斯基出使阿勒坦汗处, 1634—1635 年(97)	1081
格列恰宁出使阿勒坦汗处, 1636—1637 年(108)	1098
斯塔尔科夫和涅维罗夫出使阿勒坦汗处, 1638—1640 年 (113)	1106

* 括弧内数字系原书页码。——译者

附注: 斯塔尔科夫和涅维罗夫经过的路线(120)	1117
喀尔木克人, 1634—1655 年(122)	1120
车臣汗和满洲人, 1647—1650 年(128)	1131
巴伊科夫出使中国, 1653—1657 年(130)	1134
附注一: 威特森和一名喀尔木克人(159)	1179
附注二: 俄国与印度(159)	1180
附注三: 叶尔马克的盔甲(160)	1182
附注四: 巴伊科夫经过的路线(161)	1184
附注五: 霍博克萨里、赫萨尔巴什(乌陇古)湖及布伦托海(164)	1191
附注六: 库库河屯(165)	1193
vi 佩菲利耶夫和阿勃林出使中国, 1658—1662 年(167)	1196
格列恰宁出使阿勒坦汗处, 1659 年(169)	1199
斯塔尔科夫和鲍巴雷金出使阿勒坦汗处, 1665—1666 年 (173)	1205
布宾内出使喀尔木克, 1665—1666 年(177)	1212
库尔文斯基出使喀尔木克, 1667 年(180)	1217
阿勃林商队去中国, 1669—1671 年(194)	1240
米洛瓦诺夫出使中国, 1670 年(195)	1242
附注: 喀尔噶沁、托尔噶沁、塔尔噶沁(203)	1255
斯帕法里传略, 1625(? 1635)—1708 年(204)	1257
俄国所了解的中国周围的情况, 1675 年(219)	1283
附注: 卫匡国(220)	1284
斯帕法里:《通往中国之路》(223)	1291
附注: 阿穆尔河畔的石碑(229)	1300
库伦呼图克图(231)	1303
附注: 欧洲作家关于库伦呼图克图的错误论述(235)	1308
斯帕法里:《阿穆尔河》(237)	1312
斯帕法里出使中国, 1675—1677 年:	
从托博尔斯克至中国边境(242)	1320
附注一: 捷列茨湖(阿勒坦泊)(284)	1388

附注二: 巴尔虎人(284)	1389
附注三: 斯帕法里经过的路线(285)	1390
从中国边境至嫩江(286)	1392
从嫩江至北京(313)	1432
附注: 斯帕法里经过的路线(327)	1453
在北京期间(330)	1459
回国的旅程(415)	1582
结束语(423)	1594
补注: 一、康熙致沙皇伊凡和彼得的信(425)	1596
二、根特木尔(428)	1601
三、北京的耶稣会教堂(429)	1603
四、北京的俄国教堂(429)	1604
五、红玉、银两与卢布(431)	1608
六、安文思和利类思(432)	1610
七、南怀仁(433)	1612 vii
八、康熙的兄弟(437)	1619
九、华里(438)	1621
十、土尔扈特部(439)	1623
十一、中国的六部及其他(440)	1626
十二、博格达(442)	1630
十三、对斯帕法里的控告(442)	1630
十四、达呼尔、索伦和其他民族(443)	1631
十五、俄国的客商(446)	1637
十六、斯帕法里的鼻子(446)	1638







ix

插 画

整 页 插 画:

- 沙皇阿列克塞·米哈伊洛维奇像卷首
 巴伊科夫所携国书的抄本残页,藏莫斯科外交部档案馆(133)1139
 莫斯科公国伊凡雷帝派赴马克西米连二世处的使团,携国书
 和以紫貂为主的礼物,于 1576 年去累根斯堡(拉蒂斯本)宫
 廷时受到隆重接见的场景,按布拉格米海尔·佩特勒的珍
 贵版画摹本缩小复制,版画标题和文字说明的译文见上卷
 第 cclxv 页(194)1238

章节首尾画:

- 双头鹰,摹自镌有献给沙皇阿列克塞·米哈伊洛维奇题铭的
 一只珐琅金盘。双头鹰图案系公元 1497 年由伊凡三世从
 拜占廷引入,圣乔治十字系摹自莫斯科城徽,均见松采夫
 《俄国古代文物》第 5 部第 42 号(iv) 2
 沙皇阿列克塞·米哈伊洛维奇钻石宝座的条饰。宝座金质结
 构,镶嵌有钻石八百七十六颗、红玉一千二百二十三颗等
 等,公元 1660 年由驻波斯亚美尼亚商业公会奉献,价值二
 万二千五百九十一卢布(约两万英镑)。选自松采夫《文物》
 第 2 部第 64 号(v) i

v

中国道教真人, 明代雕塑, 蒙克里斯蒂·曼森和伍兹诸先生之 惠允, 摹自 1916 年 6 月售品目录(vii)	iii
英国豹, 银质, 共一对, 各重七十二磅, 盖有 1600 年英国成色 检验印记, 系伊丽莎白时代金银铸品之出色样品, 由丹麦官 廷运到莫斯科的。南肯辛顿博物馆收藏有其中一只的电铸 复制品。这只银豹及另一些复制品是由 A. 马斯克尔先生 于 1884 年访俄时为该馆监制的, 他并在甚有价值的小册子 《俄罗斯艺术》中提到这对银豹(viii)	iv
鹰及其捕获物, 摹自本书第 1 页的银杯饰物(ix)	v
鹰及其捕获物, 出处同上(xi)	viii
银杯环饰, 铸造年代不明; 这种酒杯较高脚杯小, 通常无盖。 铭文作: “为了永向上帝祈祷, 光明即是智慧, 而智者犹如金 杯, 供人们敬酒之用, 又不忘对四邻及贫穷者施以仁爱。”摹 自松采夫《文物》第 5 部第 35 号(1)	921
赫塞尔·盖里茨著《鞑靼境内撒莫耶德地区介绍》一书 1612 年荷兰文版之标题页(2)	923
x 鹰及其捕获物, 摹自本卷第 1 页银杯饰物(29)	972
猛犸象, 西伯利亚古冢出土的金饰物, 根据威特森《鞑靼地区 的东部和北部》1785 年版第 748 页的插画复制(36)	983
骆驼, 西伯利亚古冢金饰物, 来源同上(40)	989
犬, 西伯利亚古冢金饰物, 来源同上(45)	997
皇子伊凡·米哈伊洛维奇之酒杯, 系其母后叶芙多基娅·卢 基亚诺芙娜 1636 年(赠予沙皇?)的礼物。杯是水晶的, 装在 金质杯座上, 所用宝石为祖母绿和红玉两种。选自松采夫 《文物》第 5 部第 8 号(62)	1026
鸟, 摹自第 1 页的银杯(64)	1030
山羊, 西伯利亚古冢的金饰物, 录自前引威特森一书第 748 页 (86)	1065
乘滑雪板的猎人, 录自奥劳斯·马格努斯 1539 年地图(89)	1069
盘羊头, 摹自已故上尉 J. H. 米勒在阿尔泰山的猎获品(96)	1080
大黄, 见威特森《鞑靼地区的东部和北部》第 791 页之插画。 据威特森自述, 他于 1666 年从莫斯科带回种子, 在阿姆斯特	

特丹的植物园中种植的;当时他是该市市长。而莫斯科的种子则是由阿斯特拉罕传来,其原产地也许是肃州,但从威特森的出使日志看,年代应是 1665 年。见本书参考书目(107)	1097
骑鹿的萨满巫师,录自 1516 年瓦尔德西米勒地图(121)	1119
鸟,摹自 1 页上的银杯(127)	1130
满洲人的头盔,系由通古斯〔唐古特(西藏)〕喇嘛额尔德尼格 格兰珠〔显然即图哈切夫斯基所提到的台墨尔根兰咱,见 本卷 101 页〕赠给沙皇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的。选自 阿尔谢尼耶夫与特鲁托夫斯基编:《克里姆林宫宝库参观指 南》(129)	1133
紫貂,录自奥·马格努斯 1539 年地图(166)	1195
铠甲,系衬以皮里的青铜鳞甲残片,1631 年由阿勒坦汗赠给 沙皇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此为古物?请比较牛津新 博物馆所藏的刻赤铠甲残片,在史密斯编《希腊、罗马古物 辞典》的“Lorica”(罗马军团胸甲)条目下附有其插画。萨尔 马提亚人用削下的马蹄片做鳞甲。在十七世纪乌布萨河畔 的蒙古人中是极不可能有青铜匠的〕。录自阿尔谢尼耶夫 与特鲁托夫斯基《参观指南》(168)	1198
鸟,摹自 1 页的银杯(172)	1204
大酒杯(银质),铭文作“此系大贵族尼基塔·伊凡诺维奇·罗 曼诺夫之酒杯,供为健康饮酒之用”,年代为 1642 年。1655 年他去世后,酒杯归沙皇所有。录自前引松采夫一书第 5 部第 11 号(193)	1239
斯帕法里接受沙皇赏赐后出具的署名收据,按手迹翻印(207)	1263
鸟,录自 1 页银杯(218)	1282
银鼠,录自奥·马格努斯 1539 年地图(230)	1302
亚历山大皇帝的石柱,见弗拉·毛罗 1459 年地图。摹自劳瑟 学社所藏保持原物尺寸的照片(230)	1302
鹿,西伯利亚古冢的金饰物。录自威特森《鞑靼地区》一书第 748 页(236)	1311
鹰及其捕获物,摹自 1 页的银杯(241)	1319
鞑靼骑手,录自瓦尔德西米勒 1516 年地图(285)	139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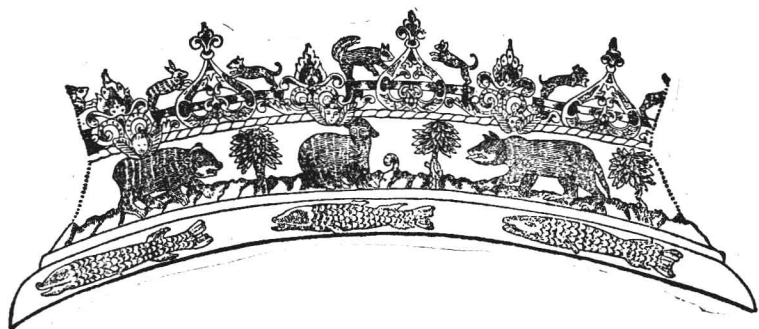
xi 骑马的中国官吏,明代瓷像,承克里斯蒂·曼森、伍兹诸先生惠允,摹自 1916 年 6 月份售品目录(312)	1431
安娜女皇皇冠的红玉,藏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宝库,红玉系斯帕法里于 1677 年从中国偷运去的。录自前引松采夫一书第 2 部第 17 号(414)	1581
备鞍马,唐代雕塑,蒙物主 R. H. 本森先生惠允摄影并绘描(422)	1593
笑容可掬的中国人,明代雕塑,蒙克里斯蒂·曼森、伍兹诸先生之同意,摹自 1916 年 6 月售品目录(423)	1594
骆驼,唐代雕塑,经物主本森先生同意后摄影并描绘(424)	1595
沙皇阿列克塞·米哈伊洛维奇钻石宝座的条饰,同第 v 页所载出处(425)	1596
鹰与野兔,选自奥·马格努斯 1539 年地图(446)	1638
野猪与蟒,西伯利亚古冢之金饰物,选自前引威特森一书第 748 页。E.H.明斯在其《斯基泰人和希腊人》(1913 年剑桥版第 277 页)所刊的“彩色镶嵌版画”与此幅画面几乎相同	卷末

地 图

整 页 地 图:

二十三、叶尼塞河上游及乌布萨泊地区简图,标有通往阿勒坦汗驻地的路线(170)	在封袋中
二十四、阿巴根与叶尼塞河汇合地区示意图米努辛斯克的地理位置,根据 1665 年斯塔尔科夫和鲍巴雷金提供的材料绘制(177)	同上
二十五、阿弗里尔 1692 年的北亚地图(216) (原书目录与地图名称不一致。——译者)	同上
二十六、涅尔琴斯克—齐齐哈尔,斯帕法里旅程示意图(284)	同上
二十七、涅尔琴斯克—北京,选自 1701 年版列麦佐夫地图集	暂缺





俄国和叶尼塞河

(1602—1619 年)

1

本书下卷很大一部分内容是哥萨克的报告,但是,其中最早的一篇却未找到俄文本,在俄国档案中,也未提到有这样一篇报告。它之所以能以某种文字流传下来,甚至我们之所以知道存在这篇报告,完全应归功于两位荷兰人的有见地的关心。一位是伊萨克·马萨,哈勒姆市人,他根据原文把报告译成荷兰文,而原文后来遗失了;另一位是赫塞尔·盖里茨,阿苏姆市人,他发表了这篇报告,将它刊在一个如此珍奇和出色的集子里,以致每个现今的“地理学爱好者”——盖里茨就曾这样谦逊地称呼自己——都乐于从中吸取一些新鲜的知识。这是一本开本不大、用黑体活字排印的书,可以有把握地指出,在从来出版的书籍中,还没有一本能在如此短小的篇幅中,提供如此大量新颖、重要、多方面的地理知识的。书中包括:

(一) 盖里茨写的导言。

(二) 马萨关于俄国征服西伯利亚经过的描述。

(三) 马萨关于由莫斯科至西伯利亚水、陆道路情况的“简介”。

(四) 佩德罗·费尔南德斯·德·基罗斯呈给他的主人西班牙国王的请求书。

(五) 盖里茨绘的世界地图一幅,图上标出哈德孙和德·基罗斯二人的地理发现。

(六) 盖里茨绘制的、介绍哈得孙地理发现的航海地图一幅。在地图背面,作者简述了公元1610年这位大航海家第四次航行的情况。

(七) 马萨关于俄国北部(包括欧、亚两部分)海岸的地图,地图背面有盖里茨的附记。

换句话说,在这本书里,我们可以找到介绍哈得孙最后一次悲剧性航海的最早刊行的记载和地图;德·基罗斯致腓力普三世的著名的第八封请求书的译文和附图,这份请求书是两年后才首次用西班牙文刊印的;在马萨关于莫斯科至西伯利亚水、陆道路的记载中,收录了那篇报道俄国远征叶尼塞河及其以东地区经过的最早的记述,同样也附有地图一幅。盖里茨一书的标题页见下页。

马萨于1614年以及1616—1618年从阿尔汉格尔斯克寄给荷兰国会的信件,曾用俄文发表在1868年的《欧洲通报》中。他的关于俄国征服西伯利亚经过的记载,由蒂日诺夫先生根据威特森的荷兰文本^①译载在1887年的《西伯利亚文集》(第105—110页)上。至于他的《简介》,据我所知,却从未用俄文刊印过;不过,我曾在彼得格勒帝国公共图书馆所藏的属于十八世纪初期的第F. 116号手稿(第284—294页)中,查到了它的俄译文,与它收在一起的,还有赫塞尔·盖里茨一书的其余各部分,都译自德·布里的《东印度》。

^① 《鞑靼地区的东部和北部》,第732—735页。

Beschryvinghe
 Vander
Samoyeden Landt
 in Tartarien.

Nieuwlijcs onder 't ghebiedt der Moscovicen gebracht.

Wt de Russche tale overgheset, Anno 1609.

Met een verhael

Vande opsoeckingh ende ontdeckin-
 ge vande nieuwe deurgang ofte straet int Noord-
 westen na de Wycken van China ende Cathay.

Ende

Een Demoztael gepresenteert aenden
 Coningh van Spaengien / belanghende de out-
 derkinghe ende ghelegghentheyt van 't Land ghe-
 naemt Australia Incognita.



t'Amsterdam/ by Hessel Gerritsz. Boeckvercooper/opt
 Water/inde Pascaert / Anno 1612.